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
第五十七回 聲東擊西傻哥甘上當 樹援結黨賤僕巧謀差

卻說沖天炮雖是維新到極處，卻也守舊到極處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沖天炮維新的是表面，守舊的是內容。他老人家是一位現任制台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。他又是一位真正的少大人，平日自然居移氣，養移體。雖說他在外洋留學，人家留學的有官費的，有自費的，官費的還好，自費的卻是苦不勝言。沖天炮到外洋留學，不在二者之例，又當別論。先是他老人家寫了信，重托駐紮該國公使時常照拂，等到出門的時候，少不得帶了幾萬銀子，就是在半路花完了，也只消打個電報，那邊便源源接濟。所以沖天炮在外洋，無所不為，上館子，逛窯子，猶其小焉者也。古人說的好，人類不齊，留學生裡面既有好的，便有歹的，那些同門的人，見他是個闊老官，便撮哄他什麼會裡捐他若干銀子，什麼黨裡捐他若干銀子，沖天炮年紀又小，氣量又大，只要人家奉承他幾句，什麼「學界巨子」，「中國少年」，他便歡喜得什麼似的。有些同門的摸著了這條路道，先意承旨，做了篇什麼文，寫上他的名字，刊刻起來，或是譯了部什麼書，寫上他的名字，印刷起來，便有串通好的人拿給他瞧。他起先還存了個不敢掠取掠美之心，久而久之，便居之不疑了。那些同門的，今天借五十，明天借一百，沖天炮好不應酬他們嗎？所以他在外洋雖趕不上辭尊居卑的大彼得，卻可以算樂善好施的小孟嘗。這番回國，有些同門的戀戀不捨，無奈沖天炮和他們混得有些厭煩了，就借省親為名，搭了輪船，廢然而返。及至到了南京之後，見著老人家的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的行徑，不禁羨慕，暗想我當初錯了主意，為什麼放著福不享，倒去作社會的奴隸，為國家的犧牲呢？住的日久了，一班老奸巨猾的幕府，陰險狠毒的家丁，看出了他的本心，漸漸把聲色貨利去引誘他。沖天炮本是可與為善，可與為惡之人，那有不落他們圈套之理？這時他的密切朋友，就是在莫愁湖上遇見的余小琴，自從在金陵春一談之後，成了知己，每天不是余小琴來找沖天炮，就是沖天炮去找余小琴。一對孩子，正是半斤八兩，文明的事做夠了，自然要想到野蠻的事了，維新的事做夠了，自然要到守舊的事了。若論心地，沖天炮是傻子，余小琴是乖子。余小琴一想他是制台的少爺，有財有勢，我的老人家雖說也是個監司職分，然而比起來，已天差地遠了。於今我和他混，我就是不沾他什麼光，想他什麼好處，人家也得疑心我，何如索性走這條路，等他花幾個，我樂得夾在裡頭快樂逍遙？主意打定，便做起蔑片來。沖天炮本來拿他當知己的，今番見他如此卑躬折節，更加滿意，遊山玩水，是不必說了，就是秦淮河、釣魚巷，也有他們的蹤跡。沖天炮維新到極處，獨於女人的小腳，卻考究到至精至微的地步。那時秦淮河有兩個名妓，一個叫做銀芍藥，一個叫做金牡丹，二人裙下蓮鉤，都是纖不盈握的。這一樁先對了沖天炮的胃口，余小琴是無可無不可的，也自然隨聲附和。今天八大八，明天六大六，花的錢和水淌的一般，他也不知愛惜；余小琴吃了殘盤剩碗，已十分得意了。那家老鴇打聽得沖天炮是現任制台心頭之肉，掌上之珠，那種恭維，真是形容不出。又曉得余小琴是沖天炮的知己，悄悄叫金牡丹、銀芍藥暗地裡和他要好，要等他在沖天炮面上敲敲邊鼓。余小琴既得了這宗利益，那有不盡心竭力的？

偏偏這些時制台病了，是痰喘症候，沖天炮嚷著要請外國大夫瞧，有些人勸道：「從前俞曲園挽曾惠敏公的對子上說是：『始知西藥不宜中』少大人還須留意。」沖天炮道：「好個頑固的東西！」馬上打電報到上海，請來一個外國大夫，叫做特權瓦。三天到了南京，翻譯陪著進了衙門，沖天炮接著，寒暄了幾句，陪到上房瞧病。特權瓦告訴沖天炮道：「這病利害，要用藥針。」沖天炮也糊裡糊塗的答應了。幸虧旁邊姨太太上來攔阻，說：「大人上了年紀，這幾天喘得上氣不接下氣，那裡還禁得起藥針呢？」特權瓦聽了，便用一副小機器，裡面同煤爐一樣，燒著火酒，上面有只玻璃杯子，懷裡倒了滿滿的一杯藥水，下面燒著了藥，水在杯子裡翻滾滾，另外有條小皮管子，一頭叫制台含著受他的蒸出來的汽水，不多片刻，果然痰平了許多。沖天炮十分佩服，因請特權瓦住在外書房裡，每天進來瞧病。看看過了一個禮拜，制台也能見客了，沖天炮才能夠脫身出外。

這個擋口，余小琴和金牡丹、銀芍藥正打得火一般熱，老鴇烏龜通同一氣，單把沖天炮瞞在鼓當中，可憐沖天炮那裡會知道？這天閒了，踱到釣魚巷，進了門，烏龜一齊站起，說：「少大人來了。」沖天炮大模大樣，一直到金牡丹的房裡，卻是空空的。沖天炮甚為詫異，側著耳朵一聽，銀芍藥房裡好象有好幾個人說笑的聲音，沖天炮躡手躡腳的一步步掩進去，卻被一個娘姨看見，說道：「啊呀！少大人！你要嚇誰呀？」銀芍藥房裡說笑之聲頓時寂靜，揭開門簾一看，兩人都坐在牀沿上，並無第三個人。沖天炮疑心頓釋。二人看見沖天炮，連忙迎著說：「少大人多天不來了，想壞我們兩人了。」沖天炮便把在衙門裡服侍老大人病體的話說了一遍。正在熱鬧之際，門簾一揭，余小琴鑽進來了，說：「好呀！我正到你那裡去找你，誰知你已經鴉雀無聲的跑了來了。」沖天炮連忙讓坐。這時已是九月天氣，余小琴雖是西裝，卻把頭髮留到四寸多長了，披在背後，就同夜叉一般。金牡丹、銀芍藥看著好笑。余小琴忽然在身上掏出一塊洋錢，五個角子，對他們道：「叫伙計去買點水果，挑點鴉片煙來。」沖天炮一手搶過去呢：「算了罷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去摸褲子袋。余小琴道：「你這又何必苦呢？難道不是一樣的錢？」原來南京釣魚巷的規矩，無論買水果，買點心，都是要客人挖腰包的。即如到什麼大餐間、酒館裡去應條子，臨去的時節，還要問客人討兩角洋錢的船錢哩。說休絮煩。

再說余小琴見沖天炮執意不肯要他挖腰包買水果、挑煙，只索罷了。不多時刻，裝上一盤梨子來，又是一盒清膏。余小琴移過一盞煙燈，燒起煙來。沖天炮道：「怎麼你也會這個了？」

余小琴道：「不過玩玩罷了，誰有什麼癮頭呢？」沖天炮道：「不然。我們那裡有位書啟師爺，姓黃叫黃貴敏，他的煙最講究，是京城裡帶出來的，叫做「陸作圖」，前兩天我因為服侍老頭子鬧了個人仰馬翻，身子有些支持不住了，黃貴敏就勸我吸兩筒煙，我起初正言厲色的對他說道：「這是亡國的材料，弱種的器械，足下不可以自誤者誤人！」黃貴敏只是嘻嘻的笑，說：「少大人不妨事的。這樣對象，在外國原是藥品，把他醫傷風咳嗽的，不過到了中國，人家把他來代水旱兩煙，久而久之，遂成了一樣害人對象。現在看你疲乏了，所以勸你吸兩筒煙。你既然執定了這個渴不飲盜泉，饑不食漏脯的宗旨，我也不敢進辭了。」我聽了他這兩句話說，心裡志忑了半響，又想敷衍他的面子，說：「老夫子別動氣，我是說著玩兒的。既如此，我就試試看。」黃貴敏這才歡喜，連忙裝好了一口，遞將過來。我躺下去抽得一兩口，覺得異香蓬勃，到後來竟是精神百倍，毫無倦容，你想這東西奇怪不奇怪？」余小琴道：「可是你於今也相信。」說著，沖天炮在他對面躺下，金牡丹、金芍藥分坐兩邊。沖天炮對余小琴道：「我一兩禮拜不出來了。天天在衙門裡悶不過，今天好了，賽過皇恩大赦了。看看天也不早了，我們不必上館子了，就叫他備個便飯罷。」

余小琴道：「好」金牡丹、銀芍藥聽了，便喊伙計，叫他吩咐廚房裡預備一桌便飯，說是戴帽子的，外加兩塊錢鴨子。原來南京釣魚巷的規矩，除了滿漢席沒有一定的價錢，一百二百隨人賞，其餘八大八的是二十八塊錢，六大六的是二十四塊錢，常酒是十一塊錢，便飯五塊錢，如兩塊錢就有魚翅，叫做「例菜戴帽子」，再加兩塊就有鴨子。於今沖天炮喊下去的那桌便飯，如魚翅，加鴨子，共是九塊錢。等到掌燈。伙計上來調排杯著，沖天炮也不請客，就和余小琴對面坐下，金牡丹、金芍藥二人打橫。飲酒中間，沖天炮談起老人家病後精神不振，不能辦公事，盡著他們幕府胡弄局，實在不成事體。余小琴低頭不語，像有心事的一般。沖天炮是個粗人，並不理會。吃過了，伙計把殘肴撤去，送上茶來。二人談談說說，更有金牡丹、銀芍藥姊妹陪著，頗不寂寞，就在煙榻上鬼混一夜。

到了次日，二人睡醒，已是午牌時分了。盥漱過，吃過飯，金牡丹、銀芍藥把頭梳好，便要二人請他坐馬車去逛下關，二人卻不過情，只得答應了。當下收拾收拾，沖天炮早已叫家人把馬車配好，便兩人一部，風馳電掣，逕往下關而來。原來南京的下關無甚可逛，不過有幾家洋貨舖子。跟著一家茶酒舖子，叫做第一樓。當下馬車到了第一樓門口，沖天炮攜著金牡丹，余小琴攜著銀芍藥，在馬路上徘徊瞻眺。金、銀兩姊妹看見一座洋貨舖，陳設得光怪陸離，便跨步進去。余小琴極壞，嘴裡說：「你們在這裡等

我，我到前面去小解來就來的。」說完揚長而去。冲天炮不知底細，領著金、銀兩姊妹進了洋貨舖子，金、銀兩姊妹你要買這個，他要買那個，鬧了個烏煙瘴氣。掌櫃的知道冲天炮是制台衙門裡貴公子，有心搬出許多目不經見的貨物，金、銀兩姊妹越發要買，揀選了許久，揀選定了，掌櫃的叫伙計一樣一樣的包紮起來，開了細帳，遞在冲天炮手中。冲天炮一看，是二百九十六元三角，冲天炮更無別說，要了紙筆，寫了條子，簽上花押，叫店裡明天到制台衙門裡小帳房去收貨價。這裡金、銀兩姊妹嘻嘻哈哈的叫跟去的伙計，把東西拿到馬車上，坐在上邊看好了。

冲天炮又領著到第一樓來，剛上樓梯，覺得背後格塔格塔的皮鞋聲響，回頭一看，卻是余小琴。冲天炮說：「你這半天到那裡去了？」余小琴道：「我在前面小解完了，想要回到洋貨舖子裡來找你們，不料碰著了一熟人，站在馬路上談了半天，等我回去找你們，你們已不知去向。我心裡一算計，你們必到此地來，一進門就看見你的背後影。本來想嚇你一下的，於今可給你看見了。」說罷哈哈大笑。冲天炮點頭不語。

上得樓去，揀了一個座頭，跑堂的泡上參片湯來，四人喝著，又要了點心吃過。馬夫來催了幾遍，冲天炮惠過了鈔，相率下樓，上了馬車，一路滔滔滾滾，不多時刻已進了城。馬車停了，伙計們駝著金、銀兩姊妹自回釣魚巷。

這裡冲天炮因為一夜沒回去，心上有點不好意思，匆匆的和余小琴作別了，自回衙門。余小琴知道冲天炮今夜不會再到釣魚巷了，在街上教門館子裡吃過一頓晚飯，然後干他的營生去了。不必細表。

再說冲天炮這人，極其粗鹵，外面的利害，一些兒不懂。

他雖在衙門裡，卻是不管別事的，便有些幕府串通了他的底下人，拿了他的牌子，到外頭去混錢，這也是大小衙門普通的弊病，不過南京制台衙門尤甚罷了。余小琴雖說是學界中的志士，然而鑽營奔競無所不能，他合冲天炮處久了，知道他的脾氣，冲天炮又把他當自己弟兄看待，余小琴有了這個路子，自然招搖撞騙起來。此時南京的候補道，差不多有二三百個，有些窮的，苦不勝言，至於那幾個差缺，是有專門主顧的。其中有個姓施的，叫做施鳳光，本是有家，家裡開著好幾個當輔，捐道台的時候，手中還有十餘萬，不想連遭顛沛，幾個當輔不是蝕了本，便是被了災，年不如年，直弄得一貧如洗。幸虧當初捐得個官在，便向那些有錢的親戚，湊了一注銀子，辦了個分發，到省之後，屈指已是三年了。這位制台素講黃老之學，是以清淨無為為宗旨的，平時沒有緊要公事，不輕容易見人，而況病了這一場，更是深居簡出。施鳳光既無當道的禮，又無心腹的吹噓，如何能夠得意呢？這施鳳光本是紈袴，自從家道中落之後，經過磨折，知道世界上尚有這等的境界，一心一意，想把已去的恢復過來。到了南京，就住在一條僻巷裡，起初也還和同寅來往來往，後來看見那些同寅都瞧他不起，他也不犯著賠飯貼工夫了。弄到後來，聲氣不通，除掉在官廳上數椽子之外，惟有閉門靜坐而已。他有個老人家，名叫李貴，和余小琴的父親余日本一個家人叫做周升的，卻是拜把子好友。李貴因為主人每日愁歎，他心裡也不興頭，只為聽見周升說，他們少爺和制台的大少爺是個一人之交，李貴聽了，心中一動，又套問了周升幾句，忙忙跑到家中，對施鳳光說出一番話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